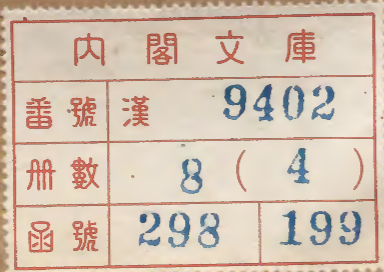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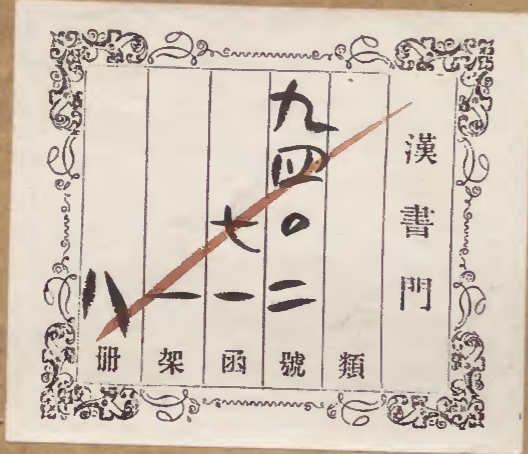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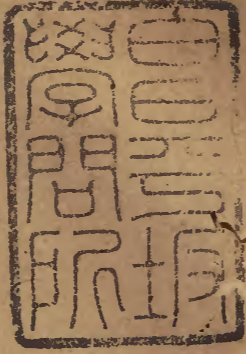


五子近思錄

四五



四



五子近思錄卷之四

淺草文庫

新安汪佑 啓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  
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  
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  
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  
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  
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面  
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  
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  
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  
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  
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做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澆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執持太迫反成私意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



右逢其原也。孤謂寡持而無輔也。瀕養未充。義理則習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

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

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

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

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

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

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

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

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

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

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係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卻請別人來作主以致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間之作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



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門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

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信是實理。是和氣。體信是

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

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

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



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

不息。敬才間斷便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心。朱子曰：學者常從醒此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

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

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

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

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下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日。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

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

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  
 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絕其聰者  
 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  
 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之心之教也○免此謂有思  
 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有主則虛神守其都  
 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伯子答呂與叔云  
 中存主則實實則外患不入伊川又曰存主則虛  
 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邪不能入自其  
 有主於中言則謂之實自於中邪不能入自其  
 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  
 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  
 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  
 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  
 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無適  
 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  
 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  
 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于後  
 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  
 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  
 意耳無適只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展轉相解非無  
 一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  
 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  
 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  
 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

即是已發

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

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  
 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  
 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  
 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

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



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

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淡耻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

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此心外馳理不勝欲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病。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

在此相從。只是學顛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

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

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

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

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其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

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

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人又要得剛。太柔

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

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

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

多則無由光明。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

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已事。而所修亦廢。由

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闕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

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晦菴先生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

底。全靠不得。

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

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

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

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

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

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

只兀然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

則亡也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

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

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

又曰只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

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

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

之法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又曰敬只是箇畏字。又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

又曰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斲。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

肅然表裏如一矣。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問敬易間斷如何。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

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

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

為主一者也。若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

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

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

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容貌辭色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一學者苦敬而矜持。先生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

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

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

道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

靜坐無閒思雜慮。則養得來便條暢。又曰。若見得道。

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

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又曰。人

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

反成不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

便是涵養。又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虚心游意時。時

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

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

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  
 得重了。要之只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  
 以審其幾。

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  
 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繼續不斷，難為驅除。  
 今看來，是如此。高存之日，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心。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

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  
 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

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

漠然不應為是耶。

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

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

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才養氣心便在氣上。卻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為不可也。

問夜氣曰。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牯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卻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持其志。氣自清明。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

人須是有蓋世之氣。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一直。



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又曰浩然之氣  
 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  
 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  
 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  
 卻之患矣更須叅觀物理淡察人情體之以身揆  
 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  
 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  
 放出卽出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  
 費氣力也

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  
 一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



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答林德久曰所論敬為求仁之要甚善所為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意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

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先生曰他人

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

心不可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才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

問心不能自把捉奈何曰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如何把捉得他惟有義理涵養耳

問靜中有物曰只知覺便是伊川邵云才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寒覺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曾知覺甚事但有

知覺在何妨其為靜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



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  
 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  
 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  
 中來高存之日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  
 心之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  
 子所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  
 有所得只旬月  
 之間便見功效

五子近思錄卷之四終

五子近思錄卷之五

新安汪佑 啓我 合編 子鑑 晦叔 恭校

力行克治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  
 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

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一作莫善是損益之大莫

是過聖人之旨淡哉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詞損益

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蓋乾乾

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朱子曰四者

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

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

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

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

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

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

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為可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



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夫之九五曰。苒陸夫夫。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淡矣。

方悅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淡也。經說。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客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

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已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

未也。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子用功之淡。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方。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

難一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有過自責

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





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

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



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  
 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  
 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  
 管便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  
 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  
 爲甚恁地愚謂充謝了爲己之學，  
 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  
 不在已。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  
 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  
 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下  
 同。屬  
 厭者，取  
 足而已。

織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人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  
 不仁，則雖有向  
 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  
 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

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已而不必

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

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

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  
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  
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  
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  
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  
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  
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  
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

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  
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  
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  
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  
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  
晦菴先生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  
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

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見首卷幾善惡註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為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

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為多。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臯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剗定脚。逐旋捱將

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錯。認了。

克已。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學者須寔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為。忽然又要去。

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

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

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

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

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

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

難焉。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  
 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  
 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  
 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  
 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  
 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人性福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  
 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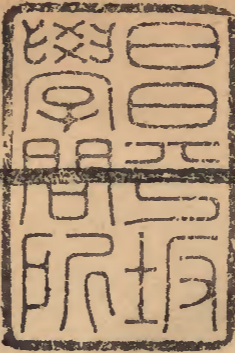
防水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養心莫善於寡慾不是不好底慾不好底慾不當言  
 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慾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  
 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  
 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  
 處都不得力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  
 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  
 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  
 弱而不能有為也



五子近思錄卷之五終

文化庫



